

從遊戲到戲劇：中國內地學前兒童 戲劇教育的實踐、挑戰和展望

王鎬銳

香港教育大學 · 香港

摘要

中國內地自1980年代開啟第三段學前教育課程改革以來，學前教育、教學法和幼兒觀發生劇烈變革。隨著西方教學法與幼兒課程的一道「東移」，西方戲劇教育模式逐漸在內地學前教育改革中得以實踐和發展。

本文採用次級資料分析方法，由「幼兒遊戲」在內地學前教育中的功能出發，介紹內地幼兒園課程與遊戲、美育教育政策的轉變、西方戲劇教育實踐模式引進中國內地幼教界的歷程，以及其在幾個沿海省份城市的發展概略。

本文意圖整合及勾勒千禧年來中國內地學前兒童教育戲劇從「幼兒遊戲」到「戲劇教育」的變革，探討兒童戲劇教育的在內地發展的機遇、趨勢和挑戰。

關鍵詞：戲劇教育、學前教育、美育教育、幼兒教育改革

電郵：s1129943@s.eduhk.hk

壹、引言

自中國內地改革開放以來，政治和社會的重大轉型開啟了一系列的教育改革。其中，中國內地¹學前教育課程經歷了三次重大改革浪潮（Yang & Li, 2022），分別出現在1920年代至1940年代、1950年代至1960年代、以及1980年代至今（Li & Chen, 2017）。在第三段學前教育課程改革中，英美教育思想、前蘇聯教育模式和中國傳統文化思想在課程改革中相互影響、相互交織（Zhu & Zhang, 2008）。而中國內地學前兒童戲劇教育也正是在第三段改革浪潮中，與西方經驗碰撞、借用的過程中得到發展與本土化嘗試。在過往研究中，西方和中國研究者討論了內地雜糅的、發展中的學前兒童戲劇教育（Chi等, 2021；O'Sullivan & Price, 2019；Zeng, 2019）。

基於此，本文採用質性研究方法，通過次級資料分析，意圖以已有的文獻、史料、政策文件和新聞資訊，以及個人作為戲劇教育實踐者和學習者的經歷為資料來源，結合內地學前教育政策、中國政府最新頒佈的學校藝術課程改革、近些年內地同仁的實踐探索，以及其他「危」與「機」對中國內地學前兒童戲劇教育發展的影響。又，本文會試以上述的資料來梳理戲劇教育和其不同模式在中國的具體實踐，探究潛在的挑戰與戲劇教育未來在中國學前教育改革中發揮的作用。以下筆者會先解釋戲劇教育這概念，並引用過往研究對戲劇教育的不同形態和不同定義來作闡釋。繼而根據筆者的分析所得，提出對當前戲劇教育在中國實踐和發展的思考。

貳、研究背景

一、戲劇教育的定義

基於不同的研究背景（context）和流派，學者對於戲劇教育（drama education）往往有不同定義，進而影響到戲劇教育在實踐中的目標、手段和實際組織的戲劇活動。中國戲劇教育學者張金梅（2015）指出兒童戲劇教育是「以兒童為中心」為原則，將戲劇應用於學校課堂的教學模式。當中又包含了多種應用的手法和系統，例如由英國學者Dorothy Heathcote發展出來的教育戲劇（Drama-in-Education），一種以戲劇作為教學的手

段，將兒童置於戲劇情境和劇場形式下探索現實問題、進行自我表達和認識周遭世界，近年在中國非常流行。

然而，戲劇教育作為一個涵蓋性術語，中國學者對其所對應的概念尚未形成共識，戲劇教育相關的術語也說法不一，相似、易混淆且常用的說法有諸如「教育戲劇」等。中國推廣戲劇教育的先驅張金梅（2003）和李嬰寧（1997）在她們介紹西方戲劇教育的文章中都使用「戲劇教育」一詞作為標題。本文沿用這種譯法。此外，由於「戲劇教育」的定義在中國教育學界和戲劇學界尚未形成共識，在本文中，為順應內地教育改革中突出兒童主體性、創造性的潮流（Zeng, 2019），筆者認為兒童戲劇教育的定義中也應重視兒童在角色、情節創作中的自由表達的權利與能力。在臺灣學者林玫君對戲劇教育的定義中，兒童創造性、自發性得到突出：

戲劇教育是一種即興自發的課堂活動。其發展的重點在參與者經驗重建的過程和其動作及口語「自發性」的表達。在自然開放的課堂氣氛下，由一位領導者運用發問的技巧、講故事或道具來引起動機並通過肢體律動、即興創作、五官感覺及情境對話等各種戲劇活動來鼓勵參與者運用「假裝」的遊戲本能去想像，且運用自己的身體與聲音去表達。在團體的互動中，每位參與者必須去面對、探索且解決故事人物或自己所面臨的問題與情境，由此而體驗生活，了解人我關係，建立自信，進而成為一個自由的創造者、問題的解決者、經驗的統合者與社會的參與者。（林玫君，2015，頁2）

當前中國學前教育界正有培養創造性人才的教育改革趨勢（Zeng, 2019）。採用林玫君的定義會更有利於凸顯戲劇教育在發展兒童創造性、自發性、主體性的作用。此外，林玫君對「戲劇教育」一詞的定義在被內地學者傳播和使用（徐俊，2014）。因此，本文採用林玫君的定義既是順應中國學前教育改革潮流，也是貼近內地戲劇教育界的選擇。在下文中，筆者會詳作說明，當中所涵蓋的主要種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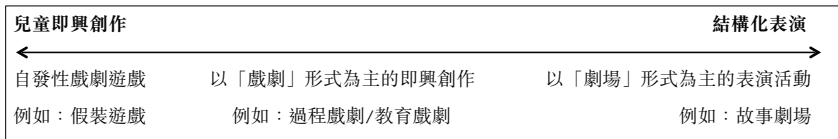
二、戲劇活動的劃分及其在中國內地學前教育階段的前期實踐

在華語世界中，戲劇教育可指一系列戲劇結構強弱程度不一的戲劇教育應用模式，如有的接近幼兒自由假裝遊戲，有的是傾向高度結構化的劇

場表演活動。下文會先介紹林玫君（2015）對戲劇活動的劃分，然後談及戲劇教育與其他戲劇形式的關係。基於過往研究的定義（Baker, 1975；Whitton, 1976），林玫君認為戲劇教育（drama education）是以「戲劇」為主的即興創作，界於以角色扮演為主要表徵手段，自主地表達對現實生活和環境的認識與體驗、想法和願望的自發性戲劇遊戲（dramatic play）和以「劇場」為主要媒介，達成藝術欣賞、娛樂目的的戲劇表演活動之間（見圖1）。

圖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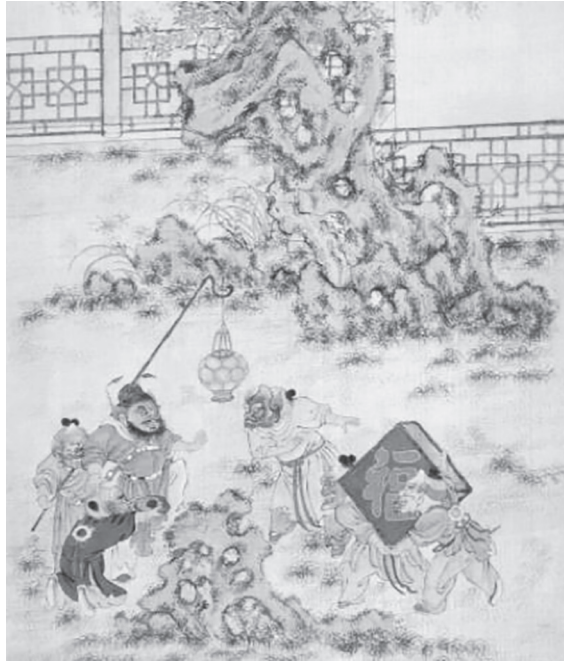
戲劇形式分類



如圖1所示，分類軸的左端是「自發性戲劇遊戲」。林玫君認為在戲劇遊戲（dramatic play）前加上「自發性」三個字，可以強調戲劇遊戲（dramatic play）的遊戲本質，並藉此與教室中由教師帶領的戲劇活動作區分（林玫君，2015）。儘管內地幼教界不常使用「自發性戲劇遊戲」一詞，但其所指現象似乎是人的遊戲本能，如中國古代，不少這類遊戲紀錄長期存在中國社會。例如，在清代焦秉貞描繪的《百子團圓圖·貢福圖》（見圖2）中，幼兒分別扮演鍾馗和小鬼以描繪小鬼向捉鬼大師鍾馗貢福的場面。扮演鍾馗的幼兒一隻腳踏在假山上，一隻手裡拿著毛筆，將斬鬼驅邪、正義凜然的鍾馗形像地表現出來。其他幼兒則扮演給鍾馗提燈照明的小鬼、端著墨盒跪在地上的小鬼、抬著「福」字的小鬼以及在前方引路的小鬼，通過遊戲表達自己納福驅邪的願望（徐昭媛，2021）。

圖2

清·焦秉貞《百子團圓圖·貢福圖》



至於圖1分類的另一端，例如內地的兒童劇（由兒童負責表演或創作給兒童看），是受前蘇聯的影響的戲劇形式。張金梅（2017）以「劇場」形式為主的表演活動總結為是一種舞台童話劇範式，包含童話劇欣賞、童話劇演出、繪本劇表演。在20世紀80年代以前，幼兒園的童話劇欣賞多是由專業兒童劇團「送戲入校」，兒童在幼兒園可以欣賞到專業的木偶劇表演、皮影戲表演、童話劇表演等（張金梅，2003）。時至今日，內地幼兒園每逢重大節日經常會舉行慶祝演出活動，觀眾多為家長，由園長、教師、幼兒組成劇班，精心排演，場面宏大（任巍等，2022）。此外，1949年後的六十年間，少年宮面向兒童及14歲以下的學生，提供藝術和科學培訓班、閱讀室、劇場活動和課外娛樂活動的場所。在少年宮的劇場活動中，孩子們穿著戲服扮演各類角色，背誦準備好的複雜台詞段落，當中涵蓋中國文學、社會主義等元素（Swartz，1989）。

上述一弱一強結構的戲劇教育，與本文將要討論的半結構的戲劇教

育都有以下的教育功能，包括建構幼兒對周圍社會生活的理解（Celume等，2019；Dockett，1995；Sparling等，1984），提升問題解決能力（黃佩珊、蔡黎曼，2018）和語言發展（O'Grady，2022；Piazzoli，2010），促進兒童社會性和道德發展（Winston & Tandy，2009）。近年來，內地教育改革有培養幼兒創造性、重視幼兒美育的趨勢（Zeng，2019；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2022），因此半結構的戲劇教育開始愈來愈受到內地學前教育界及從業者的重視。

由於半結構的戲劇教育模式順應內地改革趨勢和學前教育的借用潮流，本文集中討論屬於半結構的、於千禧左右由英美國家傳入中國的戲劇教育實踐模式。當中包括教育戲劇（Drama-in-Education）、教育劇場（Theatre-in-Education）、創造性戲劇（Creative Drama）、習式方法（Conventions Approach）等。在傳入中國後，這些戲劇教育模式被學者和中小學、幼稚園一線教育者有選擇地運用於中國內地幼稚園課堂中（付鈺，2020；Zeng，2019）。儘管不同學者對於半結構的戲劇教育有著不同主張和方法，但他們大致都趨向與兒童的主動學習與創意表達（陳韻文，2006）有關。例如，Dunn（2003、2011）指出教育戲劇（Drama-in-Education）或稱過程戲劇屬於半結構的戲劇應用。此外，也有學者指出，教育戲劇，類似於創造性戲劇，就是以兒童為中心，重視兒童遊戲的價值，將戲劇視為工具，「著重師生共同參與創造、發展戲劇的歷程與經驗本身，不以最終展演為目的」（陳韻文，2006，頁43）。而在90年代，教育戲劇領域逐漸成熟，習式方法成為了廣納多元論述的新主張。習式方法消解了教育戲劇歷史上「學科」與「教學法」等對立區分，重新建立兩者的關係。它扎根於社會脈絡和文化情境，吸納符號學和各文化領域的表演語彙，考慮戲劇素養和情境化的連結，在「程序性的課程規劃逐步發展創意、積累技巧」（陳韻文，2006，頁57），讓兒童在課堂中經歷創造、展演、鑑賞（O'Toole，2005）。

然而，現在中國內地幼教領域，受前蘇聯的兒童劇影響，戲劇教育實踐模式仍更多地被認為是一種表演活動或表演遊戲，即「兒童按照故事，包括文學作品和兒童根據自己的經歷和想像創編的故事中的角色、情節和語言扮演某一角色，再現原作品的內容的遊戲形式」（鄒敏等，2015，頁177）。但如本文將要討論的，在中國幾個沿海城市，在借用半結構戲劇教育的潮流下，部分幼兒園已開始進行重視幼兒想像力、調動幼兒自發性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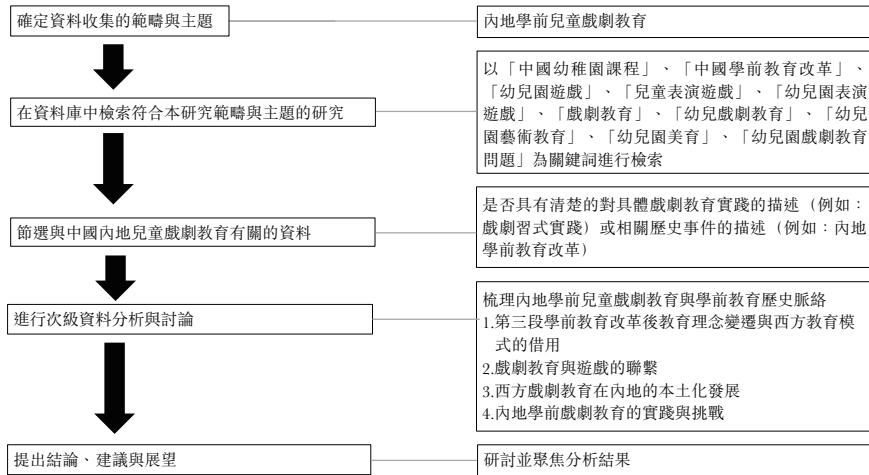
戲劇教育實踐，給予幼兒以自由創作空間和發揮創造力的機會，這也是本文梳理戲劇教育在內地發展和實踐的動機。

三、研究方法

基於前文的論述，本文追溯與梳理戲劇教育在中國的發展脈絡和趨勢，亦是及時有意義的做法。筆者採用次級資料分析（secondary data analysis），利用其在非干涉性、分析過去現象、研究跨文化問題等方面的優勢（鈕文英，2020）。近年，海內外陸續出現關於本文主題的研究，對照比對，可以互為補充、勾勒出中國學前兒童戲劇教育的發展脈絡、趨勢，也可通過互證尋找到具體的兒童戲劇教育實踐中的問題和發展挑戰；結合最新中國內地美育教育改革政策與本土學前兒童戲劇教育實踐探索實例，本文對進行干涉性研究具有參考引用之價值。圖3為本文的研究程序與框架。

圖3

研究程序與架構



為溯源戲劇教育在中國學前教育的實踐，筆者在中國碩士學位論文全文數據庫、WOS、ERIC、ProQuest和Scopus學術文本庫檢索了自2000年到2023發表的與中國學前教育改革及學前戲劇教育相關的研究文章。在經過試驗檢索後，筆者確定了以下關鍵詞中英文作為檢索詞條：中國幼稚園

課程、中國學前教育改革、幼兒園遊戲等。筆者按照兩個步驟查核文獻：

(1) 閱讀文章的標題和摘要；(2) 閱讀文章正文。文章篩選標準如下：

(1) 完整的同行評審學術文章或(未)發表的碩士、博士論文；(2) 文章著作關注、闡述或論述中國內地學前教育改革、幼兒遊戲、美育(審美教育)、學前兒童戲劇教育。

在以上檢索範圍及條件下，筆者首先剔除了不涉及任何中國大陸地區戲劇教育討論的研究。初步篩選後，本文共收集文章79篇用於數據分析。表1歸納了對79篇文章的分類統計。79篇文獻中，53篇文章為期刊文獻，26篇為碩士或博士論文。從文章類型上看，實證研究數量(47篇)多於理論研究(32篇)。其中，有43篇文章使用了質性研究方法，4篇文章為量性或混合研究方法，32篇理論分析文章沒有收錄數據收集及分析方法。從地域分佈上來說，現存研究均集中於城市地區(包括發達城市及欠發達城市)，筆者未見所選79篇文獻中提及農村地區兒童戲劇教育實踐。至於文章作者，大多數研究者為教育系或戲劇系大學教授或研究生(54篇)，小部分文章為學前教育及戲劇教育工作者所著(25篇)。

表1

文章分佈

分類	文章類型		研究地域		研究方法			作者		
	理論研究	實證研究	城市	農村	質性研究	量性或混合研究方法	理論分析	大學教師	研究生	學前教育及戲劇教育工作者
數量	32	47	79	0	43	4	32	23	31	25

此外，筆者梳理出了文獻中的六大主題，包括：(1) 中西方戲劇教育流派和發展歷史；(2) 戲劇教育在幼兒園發展中遇到的困難和應對措施；

(3) 教育戲劇應用於學前兒童藝術教育、語言教育和社會教育等不同領域中的可能性與價值；(4) 教師專業發展；(5) 發展幼兒園戲劇特色課程體系；(6) 兒童戲劇教育發展與幼兒園教育改革(幼兒園美育、藝術教育改革和幼兒園課程遊戲化改革)。

按照上述步驟整理資料後，筆者對資料進行進一步節選，從第三段學前教育改革後、借用英語國家教育模型時期開始梳理戲劇教育在內地發展的歷史脈絡和具體實踐，從歷史角度和學前教育改革層面切入，分析戲劇教育是如何得以在內地實踐和發展的。按照時間順序與分析所得的框架，下文先討論西方戲劇教育在中國借用前的教育改革背景，再論述中國內地學前兒童戲劇教育的實踐，最後討論中國內地學前兒童戲劇教育面臨的挑戰。

參、中國學前教育改革推動借用西方戲劇教育模式

一、對兒童遊戲教育功能的重視

在第三段學前教育改革浪潮中，Piaget、Vygotsky、Dewey、Montessori與Bruner等西方學者的教育理論在內地得到廣泛傳播。這些西方學者的觀點為之後中國學前教育改革及戲劇教育發展做了理論鋪墊（Allern等，2022）。以Piaget為代表的認知心理學家認為遊戲是環境刺激的同化，兒童在生活中遇到不一致和矛盾的事物時，通過遊戲的方式來解決其認知上的矛盾（Gottfried，1985）。類似地，Vygotsky認為遊戲創造了兒童的最近發展區。在兒童遊戲中，兒童通過「以物代物」的方式，讓幼兒的思維脫離具體事物的束縛，發展表象思維，為後來更為抽象的思維發展打下基礎（Vygotsky，1978）。隨著改革推進，20世紀末，中國內地幼稚園教育確定了「以遊戲為基本活動，寓教育於各項活動之中」的教育理念，遊戲被認為是對幼兒進行全面發展教育的重要形式（Liu & Feng，2005；邱學青、步寧，2016；張金梅，2003）。此外，1989年，在吸收外國理論和實踐之後，教育部頒佈了《幼兒園管理條例》，成功地推廣了「尊重兒童、主動學習、因材施教、寓教於樂、生活化教學」等先進理念（Liu & Feng，2005，頁94-97）。此後，兒童遊戲的價值和教育功能逐漸得到重視，強調兒童參與性的「兒童本位」教育觀的逐步確立，給西方戲劇教育——一種更複雜的、帶有教學目的的遊戲（Dunn，2003、2011；Winston，2013）——在本地的實踐帶來了更多可能性。

戲劇的起源與遊戲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Winston & Tandy，2009）。戲劇中的演員的「假裝」和戲劇對「幻覺」的營造與遊戲中「自願的」、「非功利的」特質類似。在戲劇活動中，無處不在的是遊

戲性互動。從本質來說，戲劇的前身和原型就是遊戲（McCaslin，1996/2020）。在兒童遊戲中包含四個特徵：日常現實的暫停、符號性表象的應用、規則和衝突的運用、身體和情感的投入都同樣存在於兒童戲劇活動（Winston & Tandy，2009）。因此，遊戲和戲劇的邊界被一些專家學者有意模糊（Gunilla，2001），運用戲劇框架（drama frame）、敘事形式（narrative forms）、故事主題（story themes）等戲劇要素來支援兒童遊戲活動（Tam，2021）。就像當代在中國內地幼稚園進行的各類遊戲化的教育活動一樣，教育戲劇、創造性戲劇、戲劇習式（drama conventions）等同樣可促進幼稚園課堂中的教育教學，與遊戲中學習的學前教育改革思想不謀而合（Zeng，2019）。

二、幼稚園美育工作的變革推動西方戲劇教育的本土化發展

受應試教育的文化影響，美育是中國內地教育體系中較為薄弱的環節（Choy，2017）。在2015年，中央政府呼籲擺正學校美育的地位，要求「美育與德育、智育、體育相輔相成、相互促進」（國務院辦公廳，2015）。美育，即審美教育，也被稱為美感教育，在學前教育階段，旨在培養幼兒能用自己的方式去表現美、創造美（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2020）。上述2015年、2020年相繼出台和修訂的學校美育工作的文件將之前沒有特別規定的幼稚園藝術領域活動具體到可以包括戲劇、影視等，豐富了內地幼稚園美育的形式。實際上，西方戲劇教育模式可以被認作是課程統整及教學法（pedagogy）支援別的學科，也可以被當做為專門而獨立的藝術教育課程（curriculum）（McCaslin，1996/2020）。當筆者在此提到西方戲劇教育實踐模式能豐富中國內地幼稚園的藝術教育活動與課程時，筆者強調的是西方戲劇教育作為課程（curriculum）的一面，這區別於筆者在上文談到其作為具有遊戲精神的教學法（pedagogy）以創新幼稚園課堂教學形式的一面。作為藝術課程的西方戲劇教育，在促進兒童發展創造力、構建幼兒為中心的、活躍的幼稚園課堂方面亦有益處（Tam & Sun，2021）。另一方面，在同受儒家文化影響的香港和台灣，儘管存在本土文化等因素的阻力，教育工作者對借用而來的西方戲劇教育課程也仍有積極評價（Cheng，2006）。順應近年的美育改革，西方戲劇教育也開始被內地學前教育工作者關注、借用與本土化。

肆、中國內地學前兒童戲劇教育的實踐

當前，中國學前階段教育依然是非義務教育階段，因而，它的發展會更多受限於當地的經濟條件和社會資源（Tobin等，2009）。鑑於此，筆者將以城市視角討論中國內地學前兒童戲劇教育的實踐。在本研究收集的資料中，中國幼稚園課堂中應用西方戲劇教育模式的實踐首先是在南京市出現（張金梅，2003）。張金梅在她的博士論文中論述她先後在南京市文藝台典雅居幼兒園、江蘇省機關二幼、新世紀實驗幼兒園三所幼稚園開展學前兒童戲劇教育的實踐與課題研究。南京是中國現代學前教育的發源地，後又發展至中國內地東部沿海地區的城市如上海市和珠海市等城市。近年，一些內陸城市幼稚園也在做基於西方戲劇教育模式的學前兒童戲劇教育。

南京與中國現代學前教育淵源頗深。中國現代第一所幼兒園——鼓樓幼兒園，由陳鶴琴於1923年在南京創辦。有感於「戲劇一直是我國兒童教育中最不受重視的一種藝術……戲劇這一術語甚至尚未正式出現在幼兒園教育中……」（張金梅，2003，頁4），而僅有「故事表演」、「表演遊戲」等說法，張金梅自2001年開始探尋、研究戲劇教育的相關問題，對幼兒園的戲劇園本课程進行了全方位的分析與研究（王釗，2019）。張金梅在她的博士論文（2003）中首次正式提出「兒童戲劇教育」的概念。在幼兒園戲劇綜合課程中，通過教師與兒童之間互動性的即興扮演來探索現實的議題，強調順應、引導兒童的戲劇創作，這與重視呈現結果的兒童表演活動區別開來。因此，筆者認為西方戲劇教育實踐模式最初在中國內地幼稚園的借用就以本土化實踐發生的。歷經十餘年的發展，「戲劇教育」在中國幼教界已漸成熱點。

從英國留學歸國後，劇作家李嬰寧以上海為起點開始西方戲劇教育推廣之路（李嬰寧，2013）。2005年，在她的參與策劃組織下，上海舉行了「兩岸三地教育戲劇圓桌會議」，通過討論「Drama-in-Education (DiE)」和「Theatre-in-Education (TiE)」的教學法和譯名，增進了內地教師對西方戲劇教育實踐模式的了解。2011年，李嬰寧創建工作室，向包括幼稚園在內的各級學校以及社會和社區等不同群體提供戲劇活動培訓與教育活動。同年，上海市鶯鶯幼兒園創立「自由劇」（文匯報，2018，頁8）。自由劇重視幼兒的自由權，通過自由欣賞、共編劇本、劇場工

作、模擬劇場和評價反思等環節，引導幼兒運用戲劇語言（符號）表達自我、思考和認識周圍世界，培養具有創造力的終身問題解決者（文匯報，2018）。在具體實踐方面，鶯鶯幼兒園已經形成了八大「自由劇」的劇本，分別適配不同年級的課程。小班學生使用結構主題較為簡單的劇本，如《拔蘿蔔》，中班和大班則用《三隻小豬》、《金色的房子》、《大黃蜂歷險記》等（文匯報，2018）。

珠海市博愛幼兒園是內地最第一批做戲劇教育的幼稚園。起初，他們嘗試組織幼兒學習音樂劇，並把戲劇節和日常教學結合起來。2012年，在與張金梅合作中，博愛幼兒園將兒童戲劇主題活動進行實踐並不斷修改完善，就幼兒年齡段設置了不同難度的戲劇活動，形成了完備的戲劇課程體系。博愛幼兒園打破了場地的限制，創設了流動的戲劇空間，兒童可以在幼兒園內即興的扮演角色，並與同伴共同佈置場景，獲得更多遊戲樂趣（王雅楠、陳守紅，2020）。此外，基於實踐經驗和活動資料，博愛幼兒園還參與了張金梅系列課程教材《表達·創作·表演——幼兒園戲劇教育課程》的驗證和修改工作（王雅楠、陳守紅，2020）。這套教材總結歸納了小班、中班和大班的相應課程內容，亦是中國第一套專門的幼稚園戲劇教育教材（張金梅，2015），並在中國多所幼稚園（例如珠海市博愛幼稚園、廣州市第二幼稚園、南京市第三幼稚園）進行了實踐。

借助沿海地區的地緣優勢，近年珠海市聚集了愈來愈多戲劇教育的資源，也為培養更多本土戲劇教工作者提供了土壤。成立於2015年，北師大珠海分校兒童戲劇教育研究中心是中國內地第一個成立的、聚焦兒童戲劇教育領域的學術機構，匯聚了海內外眾多兒童戲劇教育學者。依託兒童戲劇教育研究中心的學術優勢，「兒童戲劇教育國際大會2016·珠海」成功舉辦，會議專門探討中國學前兒童的戲劇及其教育特質，強調兒童戲劇教育要致力於戲劇性遊戲到結構化戲劇的轉化與發展，教師要具備對遊戲、戲劇的相關知識，掌握戲劇教學的戲劇習式（如教師入戲），並能給予兒童適宜的支持。2021年，第七屆「國際戲劇教育實踐與應用大會」（International Drama Education Practice and Application Conference，簡稱IDEC）也選擇在珠海市舉辦。IDEC是以戲劇教育為主題的學術大會，聚集了全球戲劇教育工作者，廣大戲劇教師通過會議這一平台分享、交流教學經驗。國際戲劇/劇場和教育協會（International Drama/Theatre and Education Association，簡稱IDEA）主席Robin Pascoe、英國華威大

學教授Joe Winston等專家學者和500餘位戲劇教育從業者共同參與此次盛會。IDEC在珠海的舉辦意味著珠海市將帶動更多本地幼稚園開展戲劇教學探索，協助全國教研教學機構培養和孵化更多戲劇教育從業者。

伍、中國內地學前兒童戲劇教育的挑戰

西方教學法和課程模式在儒家社會的全球本土化發展不完全是一帆風順 (Tan, 2016)，文化衝突不可避免 (Li等, 2012)。儒家社會中「遊戲」對立於「學習」的傳統觀念，可能會導致西方戲劇教育模式遭到幼兒家長的抵制。儘管家長意識到基於西方模式的戲劇教育在學前環境中的優勢，但他們仍然會質疑，它是否能幫助孩子在巨大的社會競爭中保持領先 (O'Sullivan & Price, 2019)。在內地，大多數學生須保持良好語文、數學、英語等學科成績，為競爭激烈的高考做準備。學生被要求勤奮刻苦、反覆鑽研與背誦知識。在家長看來，西方戲劇教育學習模式可能是一種娛樂性質更強、效率低下的學習活動 (王毅, 2019)。這可能源於戲劇在中西方文化中的不同定位。在西方，戲劇在古希臘時期被認為是公民素質的體現，它具有很強的教化功能，兒童通過扮演戲劇中的角色，來學習相應的品格 (Beard & Henderson, 1998/2014)。到20世紀中期，隨著應用戲劇的發展，戲劇不再局限於舞台，而是被應用於兒童的學習，兒童被認為是天生的表演者，需要教師加以引導 (Freeman, 1907/2009)。Zheng (2021) 也指出，現在許多實踐戲劇教育的中國幼兒園都只強調舞台表演，而忽視具體範式的情況。筆者認為，在中國，或許是前蘇聯戲劇美學影響未消退，戲劇局限於舞台藝術形式，強調對民眾的教化娛樂功能而非教育功能，所以並未在公民教育和學校教育中普及。在Allern、Zheng和Eriksson (2022) 和李嬰寧訪談中，被訪者李嬰寧也指出中國戲劇教育的推廣和實踐還受到傳統中國舞台戲劇教育的影響。她談到由於戲劇長期以來被視為一種舞台藝術形式，戲劇教育常常被視作舞台上的高結構化的表演，而不是一種教學法。

其次，在本研究收集的資料中，筆者注意到未有文章論述戲劇教育在中國農村地域的實踐，這很大程度上是由於教育戲劇資源存在地區發展不平衡所致。如青海省西寧市保育院院長高紅珊 (2022) 指出，中國內地僅有少數發達地區開展了幼兒教育戲劇的研究和實踐，教育戲劇資源是不平衡的。這一觀點，也和廣西高校教師陸春行等 (2022) 在《教育戲劇培養

3-6 歲幼兒健全人格的實驗研究》指出的，廣西等具有明顯少數民族聚集、經濟欠發達地區對教育戲劇活動的本土研究相對缺乏的情況相互驗證；這一觀點也體現在同年，於中國經濟差距較大的兩個城市的兩所當地優質公辦幼兒園實踐教育戲劇時的教育戲劇資源差距。例如，在中國經濟最發達的城市之一的上海，鶯鶯幼兒園實踐自由劇活動多年。到2022年，鶯鶯教育集團共建設了 4 個劇場工作體驗館、近 20 個表演角，為自由劇課程提供豐富的表演和體驗時空（黃凱，2022）。而在中國經濟較為落後的青海西寧市，西寧市保育院在2023年剛剛起步兒童教育戲劇實踐探索，申報國家課堂進行兒童教育戲劇行動研究等（高紅珊，2022）。城市與農村地區的差異亦是如此，正如在本研究中筆者未見79篇期刊中提及本地（無論發達城市或欠發達城市）的農村地區的兒童戲劇教育活動實踐。因此，筆者認為兒童教育戲劇資源和實踐發展在中國內地農村與非農村區域、不同城市、城市不同區域之間存在的差距不容忽視。

此外，用戲劇作為教學法可能會挑戰中國文化信仰中對教和學的理解（Chi等，2021）。長期以來，遊戲雖被看做是促進全人發展的手段，但遊戲作為幼兒真實自然的學習活動也要求教師的觀念發生轉變，因為遊戲常常處於以知識授課為目的的教學的從屬地位。幼兒園教師教學觀依然是幼稚園教學活動實踐應以知識授受為中心，教師利用教學遊戲，一種為完成教學任務而特意編制的遊戲形式，激發和調動兒童的學習興趣以學習知識。如前文論述的，在20世紀末期，中國內地學前教育的巨大變革，就是向教師長期以來根深蒂固的教學習慣和方式發起巨大挑戰。扭轉和改變這種教學觀念實屬不易，同時要形成與新的教學觀念相適應的教學技能也構成了一種巨大的挑戰（Yang & Li，2022）。相較於西方戲劇教育實踐模式，對於中國內地幼兒教師，無論是表演遊戲，還是重表演效果的兒童劇演出，都是他們在教學中組織起來更加得心應手的戲劇活動。

事實上，即使幼兒家長、教師接受戲劇教育，幼兒教師在課堂實踐中也有很多問題亟待解決。譚寶芝（2014）基於在香港的戲劇教育師訓的教學經驗，她發現由於培訓和教學資源不足，幼兒教師常曲解及誤用戲劇習式，令他們少有在教學中實現戲劇教育的「西方原味」，這樣的問題也在內地教師中出現，例如習式方法一直是幼兒教師在組織戲劇教育活動時較為看重和使用的。沈思敏的研究（2017）發現西安市一所公辦幼兒園的教師常使用到的戲劇習式主要是教師入戲和坐針氈、定格。然而，作為教

師較多使用的戲劇習式，教師入戲和坐針氈、定格也都是幼兒教師最容易簡單化理解與誤用的。在北京市，某幼稚園教師認為讓兒童模仿漢字擺出靜止的動作用就是在使用「定格」戲劇習式，就有將戲劇習式簡單化理解的嫌疑。這種對戲劇習式的簡單化理解、誤解是未來在中國內地幼稚園普及西方戲劇教育實踐模式的一個非常需要解決的先行問題。此外，戲劇的教師培訓不僅限於學會複雜的專業化名詞，更是戲劇文化的學習。具體來說，應當幫教師形成「大戲劇觀念」（李嬰寧，2010）：戲劇不僅限於舞台表演，也包括應用戲劇的方法。引導教師從關注舞台結果呈現到關注獲得認知體驗過程，關注想像力、創造力的提高而非表演技能。因此，培訓過程應增加戲劇文化的學習，幫助教師認識戲劇真正的價值（王毅，2019）。

如上文所述，西方戲劇教育實踐模式在中國內地學前教育階段得以發展與其促進學前教育改革、美育課程發展的潛力有關。然而，在一些學前教育機構中，引進西方戲劇教育的初衷卻並不是出於改革的需求。Zeng（2019）談到她發現有一所私立幼兒園可能為獲得巨額的商業利潤而投放虛假廣告，以吸引更多家長的注意。在西方戲劇教育完全以盈利為目的進入幼兒園課堂後，當幼兒園投資人發現更有商業價值的教育概念時，很有可能投入更多資本在其身上，而非西方戲劇教育。由此可見，西方戲劇教育當前在內地取得發展的原因不乏私立幼兒園的商業目的。根據筆者對文獻的回顧，目前能通過調查結果來說明西方戲劇教育在改革內地幼稚園課程、變革內幼稚園教師教學法等方面的潛力與價值的實證研究文章較少。筆者亦擔心，如若長期西方戲劇教育都很難直接顯現出對兒童教育與課程改革、教學法創新的積極效果，即使是自願實施西方戲劇教育的教師和家長都有可能動搖其引西方戲劇教育進入課堂的信念。

陸、中國內地學前兒童戲劇教育的展望

雖解決上述問題將挑戰重重，但筆者認為中國內地學前兒童戲劇教育的發展依然是充滿希望的。近些年，在內地，通過結合傳統文化教育，學前兒童戲劇教育有可能得到更廣泛的傳播。例如，從2016年開始，澳洲學者John O'Toole教授就陸續參加中國內地戲劇教育的普及，還以中國傳統文化故事《元宵節的故事》作為藍本，設計了實踐教案，並在中國內地作為教師培訓項目進行教學實例講解。此外，英國華威大學教授Jonathan

Neelands 擔任於2021年出版的書籍《中國傳統文化創新：教學戲劇化課堂實例》的學術顧問，與內地學者和戲劇實踐者合作，將西方戲劇教育與中國傳統文化結合，為教師示範以及解析傳統文化作為素材的戲劇活動之教學重點，輔導教師掌握戲劇教學方法。筆者認為，藉著對傳統文化、故事的學習以及其中的品德教育，更多幼兒教師和家長可能會願意嘗試有趣的、融合多種藝術形式的西方戲劇教育。

自2019冠狀病毒病爆發起，網絡授課成為世界範圍內被廣泛採納的教學方式。在中國，許多戲劇教師培訓機構也順應此趨勢，推出在線教師培訓課程。例如，抓馬寶貝推出「戲劇教育年」的在線戲劇教師培訓計劃，將一貫只在線下開展的教師培訓課程延續到線上。並且，不同於以往的教師培訓，在「戲劇教育年」計劃中，參與培訓的教師可以在培訓師的指導下，就選定項目進行一周一次的研討。這意味著，有一名導師可以在網絡中定期對教師的實踐進行指導與反思。在最近一次筆者參與的由抓馬寶貝組織的線上教師培訓會議中，李嬰寧與來自挪威、日本、中國上海市的戲劇教育實踐者、探索者齊聚一堂，對話與交流。筆者認為，在無法實現專家和教師面對面指導的情況下，倘若更多幼稚園教師可以走入線上交流平台，將自己實踐中的困惑得以解答，也是一種行之有效的提高戲劇活動組織能力的方式。

2022年，就在筆者寫作的當下，中國教育部制訂了最新的義務教育階段藝術課程標準，教育戲劇（DiE）和教育劇場（TiE）、戲劇習式的學習與運用都清晰的寫入課程標準中。2012年中國教育部頒佈的《3-6歲兒童學習與發展指南》引領了中國學前教育改革風尚，自上而下改變了中國學前教育實踐。這部文件距今也過去十年之久了。根據中國教育改革與文件的制訂的規律，不久的將來我們或許會引來下一輪幼兒教育課程改革。筆者好奇西方戲劇教育能否明確寫入學前教育階段的課程改革法規文件中。按文章的梳理出的脈絡，筆者期待西方戲劇教育實踐模式在中國內地學前兒童教育在政策層面從「幼兒遊戲」變革為「戲劇教育」，真正實現在教師引導下的各類戲劇教育模式的實踐，從而達到教育目的，而非模仿、演練等高度結構化的戲劇活動。

注釋

- 1 為精簡表達，全文「中國」指代「中國內地」。

參考文獻

- Allern, T. H., Zheng, S., & Eriksson, S. A. (2022). Educational drama,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and current government policies. *Applied Theatre Research*, 10(2), 103-118.
- Baker, D. (1975). Defining drama: From child's play to production. *Theatre Quarterly*, 7, 61-71.
- Beard, M., & Henderson, J. (2014)。當代學術入門·古典學（董樂山譯）。遼寧教育出版社。（原著出版於1998年）
- Celume, M. P., Besançon, M., & Zenasni, F. (2019). Fostering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creative thinking in education. Theoretical model of drama pedagogy training.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9, 2611. <https://doi.org/10.3389/fpsyg.2018.02611>
- Cheng, P. (2006). The translation of Western teaching approaches in the Hong Kong early childhood curriculum: A promise for effective teaching? *Contemporary Issues in Early Childhood*, 7(3), 228-237. <https://doi.org/10.2304/ciec.2006.7.3.228>
- Chi, X. B., Belliveau, G., & Dong, B. F. (2021). Looking back and looking forward: Educational drama in Chinese language arts education. *Research in Drama Education: The Journal of Applied Theatre and Performance*, 26(2), 312-317. <https://doi.org/10.1080/13569783.2021.1901568>
- Choy, G. (2017). Chinese culture in early educational environments. In N. Rao., J. Zhou, & J. Sun (Eds),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in Chinese societies* (pp. 31-52). Springer. https://doi.org/10.1007/978-94-024-1004-4_3
- Dockett, S. (1995). *You make me alive! Developing understanding through play*. Australian Early Childhood Association (AECA).
- Dunn, J. (2003). Enhancing dramatic activities in the early childhood years. In S. Wright (Ed.), *The arts, young children and learning* (pp. 211-229). Pearson Education.
- Dunn, J. (2011). Child-structured socio-dramatic play and the drama educator. In S. Schonmann (Ed.), *Key concepts in theatre/drama education* (pp. 29-33). Sense Publishers. https://doi.org/10.1007/978-94-6091-332-7_5
- Freeman, K. J. (2009)。希臘的學校（朱鏡人譯）。山東教育出版社。（原著出版於1907年）
- Gottfried, A. E. (1985). Intrinsic motivation for play. In C. C. Brown & A. W. Gottfried (Eds.), *Play interactions: The role of toys and parental involvement in children's development* (pp. 45-55). Skillman.
- Gunilla, L. (2001). When small children play: How adults dramatise and children create meaning. *Early Years*, 21(1), 7-14.
- Li, H., & Chen, J. (2017). Evolution of the early childhood curriculum in China: The impact of social and cultural factors on revolution and innovation. *Early Child Development and Care*, 187(10), 1471-1483. <https://doi.org/10.1080/03004430.2016.1220373>
- Li, H., Rao, N., & Tse, S. K. (2012). Adapting Western pedagogies for Chinese literacy instruction: Case studies of Hong Kong, Shenzhen, and Singapore preschools. *Early*

- Education & Development*, 23(4), 603-621. <https://doi.org/10.1080/10409289.2010.536441>
- Liu, Y., & Feng, X. (2005). Kindergarten educational reform during the past two decades in mainland China: Achievements and problem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arly Years Education*, 13(2), 93-99.
- McCaslin, N. (2020)。課堂內外的創造性戲劇 (姚仰南、麗珊、談玉衡、崔擘與許青松譯)。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原著出版1996年)
- O'Grady, A. (2022). Legitimate ways of knowing: Reconsidering process drama as an effective methodology for promoting children's active participation in health research. *Research in Drama Education: The Journal of Applied Theatre and Performance*, 27(4), 1-15. <https://doi.org/10.1080/13569783.2022.2036603>
- O'Sullivan, C., & Price, N. (2019). Perceptions of play and drama in education in early years classrooms in China. *Drama Research: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Drama in Education*, 10(1), 1-41. <http://hdl.handle.net/2262/86710>
- O'Toole, J. (2005, July 26). *The giant at the door establishing drama in educational contexts* [Keynote speech]. Taiwan Educational Drama/Theatre International Congress, Taiwan.
- Piazzoli, E. (2010). Process drama and intercultural language learning: An experience of contemporary Italy. *Research in Drama Education: The Journal of Applied Theatre and Performance*, 15(3), 385-402. <https://doi.org/10.1080/13569783.2010.495272>
- Sparling, J. W., Walker, D. F., & Singdahlsen, J. (1984). Play techniques with neurologically impaired preschoolers.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Occupational Therapy*, 38(9), 603-612. <https://doi.org/10.5014/ajot.38.9.603>
- Swartz, L. M. (1989). "Raising the cultural level" at the Hangzhou Children's Palace. *Journal of Aesthetic Education*, 23(1), 125-139. <https://doi.org/10.2307/3332892>
- Tam, P. C. (2021). Blurring the play-drama boundary: A case study investigating the teaching and learning of a drama-integrated curriculum in a Hong Kong kindergarten. *Contemporary Issues in Early Childhood*, 22(4), 328-341. <https://doi.org/10.1177/14639491211060559>
- Tam, P. C., & Sun, C. (2021). Transforming struggling reform implementers into effectual reform agents: Hong Kong preschool teachers' voices on process drama. *Youth Theatre Journal*, 35(1-2), 141-154. <https://doi.org/10.1080/08929092.2021.1919265>
- Tan, C. (2016). Tensions and challenges in China's education policy borrowing. *Educational Research*, 58(2), 195-206. <https://doi.org/10.1080/00131881.2016.1165551>
- Tobin, J., Hsueh, Y., & Karasawa, M. (2009). *Preschool in three cultures revisited: China, Japan, and the United States*.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Vygotsky, L. S. (1978). *Mind in society: Development of higher psychological processe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Whitton, P. H. (1976). *Defining children's theatre and creative drama* [Conference presentation]. Attleboro Conference, United States.
- Winston, J. (2013). "Play is the thing!": Shakespeare, language play and drama pedagogy in the early years. *Journal of Aesthetic Education*, 47(2), 1-15. <https://doi.org/10.5406/jaesteduc.47.2.0001>
- Winston, J., & Tandy, M. (2009). *Beginning drama 4-11* (3rd ed.). Routledge.
- Yang, W., & Li, H. (2022). Curriculum hybridization and cultural glocalization: A scoping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research on early childhood curriculum in China and Singapore. *ECNU Review of Education*, 5(2), 299-327. <https://doi.org/10.1177/20965311221092036>

- Zeng, C. (2019). An overview of current trends in drama education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Research in Drama Education: The Journal of Applied Theatre and Performance*, 24(4), 472-477. <https://doi.org/10.1080/13569783.2019.1643710>
- Zheng, S. (2021). Process drama in Chinese education: Possibilities and challenges in governmental policy papers and the curriculum of moral education. *Theatre Research*, 9(2), 155-172.
- Zhu, J., & Zhang, J. (2008). Contemporary trends and developments in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in China. *Early Years*, 28(2), 173-182. <https://doi.org/10.1080/09575140802163584>
- 王釗 (2019)。幼兒園大班教育戲劇課程的實踐研究〔碩士學位論文，哈爾濱師範大學〕。中國碩士學位論文全文數據庫。
<https://kns.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dbname=CMFD201902&filename=1019158482.nh>
- 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 (2012年10月9日)。教育部關於印發《3-6歲兒童學習與發展指南》的通知。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
http://www.moe.gov.cn/srcsite/A06/s3327/201210/t20121009_143254.html
- 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 (2020年10月15日)。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於全面加強和改進新時代學校體育工作的意見》和《關於全面加強和改進新時代學校美育工作的意見》。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
http://www.moe.gov.cn/jyb_xxgk/moe_1777/moe_1778/202010/t20201015_494794.html
- 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 (2022年4月8日)。教育部關於印發義務教育課程方案和課程標準(2022年版)的通知。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
http://www.moe.gov.cn/srcsite/A26/s8001/202204/t20220420_619921.html
- 王雅楠、陳守紅 (2020)。博愛幼兒園戲劇教育特色課程開發個案研究。《基礎教育研究》，15，98-100。
- 文匯報 (2018年11月12日)。引導每一個孩子站到成長舞台等中央——上海市崇明區鶯鶯幼兒園“兒童自由劇”綻放教育一片藍天“特寫”。文匯報。
<http://dzb.whb.cn/images/2018-11/12/8/81112.pdf>
- 王毅 (2019)。學校教育戲劇研究——從“英美經驗”到“中國實踐”〔博士學位論文，華東師範大學〕。中國碩士學位論文全文數據庫。
<https://kns.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dbname=CDFDLAST2019&filename=1019835491.nh>
- 付鈺 (2020)。中小學教師教育戲劇運用的理論與實踐研究。中國戲劇出版社。
- 任巍、劉玉紅、徐瑩瑩 (2022)。擬劇論視角下的幼兒園節日活動探析。《齊魯師範學院學報》，37 (4)，96-101。
- 沈思敏 (2017)。幼兒園教育戲劇活動實施的個案研究〔碩士論文，陝西師範大學〕。中國碩士學位論文全文數據庫。
<https://kns.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dbname=CMFD201802&filename=1018056737.nh>
- 邱學青、步寧 (2016)。從分離走向融合：幼兒園遊戲與其他教育活動關係的歷史演變。《幼兒教育》，9，47-50。
- 李嬰寧 (1997)。英國的戲劇教育和劇場教育。《戲劇藝術》，1，56-61。
- 李嬰寧 (2010)。大戲劇觀念。在張生泉 (主編)，《教育戲劇的探索與實踐》(頁51-55)。中國戲劇出版社。
- 李嬰寧 (2013)。「教育性戲劇」在中國。《藝術評論》，9，49-52。

- 林玫君 (2015)。《**兒童戲劇教育的理論與實務**》。復旦大學出版社。
- 徐俊 (2014)。教育戲劇的定義：“教育戲劇學”的概念基石。《**湖南師範大學教育科學學報**》，13 (6)，31-37。
- 陸春行、秦春婷、黃媛蓮 (2022)。教育戲劇培養3-6歲幼兒健全人格的實驗研究。《**東方娃娃·保育與教育**》，Z1，37-41。
- 高紅珊 (2022)。幼兒教育戲劇探索與實踐。《**青海教育**》，4，55-56。
- 徐昭媛 (2021)。《**傳統遊戲中的兒童形象——基於嬰戲圖的歷史考察**》〔未出版碩士學位論文〕。華東師範大學。
- 陳韻文 (2006)。英國教育戲劇的發展脈絡。《**戲劇學刊**》，3，39-62。
- 張金梅 (2003)。《**幼兒園戲劇綜合活動研究**》〔博士學位論文，南京師範大學〕。中國碩士學位論文全文數據庫。
<https://kns.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dbname=CDFD9908&filename=2003070546.nh>
- 張金梅 (2015)。《**學前兒童戲劇教育**》。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
- 張金梅 (2017)。我國學前兒童戲劇教育的範式分析。《**西北師大學報 (社會科學版)**》，54 (2)，92-100。
- 國務院辦公廳 (2015年9月15日)。《**國務院辦公廳關於全面加強和改進學校美育工作的意見**》。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網。
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5-09/28/content_10196.htm
- 鈕文英 (2020)。《**質性研究方法與論文寫作**》。雙葉書廊。
- 黃佩珊、蔡黎曼 (2018)。教育戲劇衝突與幼兒問題解決能力的提高。《**學前教育研究**》，6，35-40。
- 鄒敏、張承宇、孫麗影 (2015)。《**幼兒園遊戲**》。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 黃凱 (2022) 立足幼兒自主發展的園本自由劇課程開發與實踐。《**上海教育科研**》，8，71-74。
- 譚寶芝 (2014)。尋繹戲劇教育全球在地化之道：香港幼兒教師培訓個案研究。《**藝術教育研究**》，27，1-26。

From Play to Drama: Practices, Challenges and Prospections of Preschool Children's Drama Education in Mainland China

Haorui Wang

The Education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Hong Kong

Abstract

Since the launch of the third wave of early childhood curriculum reform in the 1980s in Mainland China, significant changes have occurred in China's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pedagogies and teaching ideologies. With the import of early education pedagogies and curriculums from the West, Western drama education models have been introduced, practiced and developed in Mainland China. This paper, adopting secondary data analysis, begins by the role of games in China's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It then provides an overview of the reform in China's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with a focus on pedagogies, children's play, as well as aesthetic education. Meanwhile,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trajectory of Western drama education in China's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aiming to outline its transformation from "children's play" to "drama education" since 2000. The opportunities, trends and challenges of adopting drama education in China's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are also discussed.

Keywords: drama education, early school education, aesthetic education, early education policy reform

Email: s1129943@s.eduhk.hk